

# 细作 XIZUO NIEGZI 娘子

【上】

蝴蝶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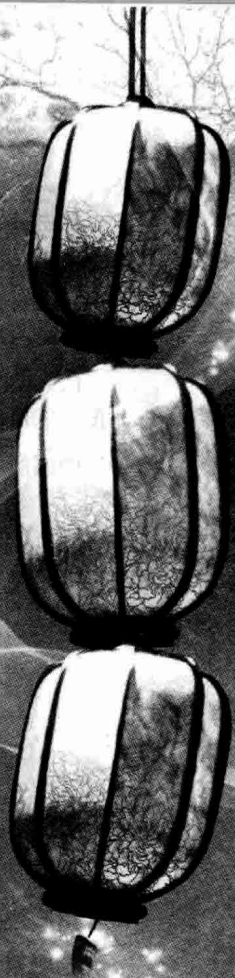
草根冰山失忆女×皇家英俊腹黑男，

看古代女间谍的爱情无间道！



# 细作 XIZUO NIANGZI 娘子

【上】  
蝴蝶蛊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细作娘子/蝴蝶蛊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10. 9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843 - 1

I. ①细… II. ①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6774 号

**书 名** 细作娘子 (上、下)

**作 者** 蝴蝶蛊

**出版统筹** 黄小初 侯 开

**选题策划** 古月珊 杨 晨

**责任编辑** 胡小河

**文字编辑** 芯 伊 明 建

**责任监制** 卞宁坚 江伟明

**出版发行**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**集团网址**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 ppm. cn](http://www.ppm.cn)

**印 刷**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**经 销**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**字 数** 436 千字

**印 张** 35. 5

**版 次** 2010 年 9 月第 1 版,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*标准书号** ISBN 978 - 7 - 5399 - 3843 - 1

**定 价** 45. 00 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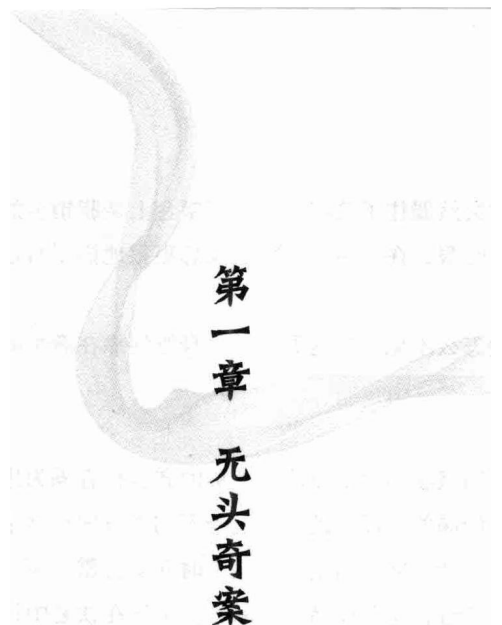
# 目录



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无头奇案/1   | 第十二章  | 真假王爷/142 |
| 第二章  | 捉奸在床/13  | 第十三章  | 春色无边/155 |
| 第三章  | 囚徒困境/26  | 第十四章  | 云雨初尝/168 |
| 第四章  | 命犯桃花/38  | 第十五章  | 月夜燃情/181 |
| 第五章  | 方二公子/51  | 第十六章  | 杀鸡儆猴/194 |
| 第六章  | 盗墓迷局/64  | 第十七章  | 往事如烟/207 |
| 第七章  | 偏殿销魂/77  | 第十八章  | 柳蓉姑娘/219 |
| 第八章  | 凶手是谁/90  | 第十九章  | 素女九法/233 |
| 第九章  | 投毒谜案/103 | 第二十章  | 北斗七星/246 |
| 第十章  | 欲火抽身/116 | 第二十一章 | 京城疑云/258 |
| 第十一章 | 乾坤挪移/129 | 第二十二章 | 天地不仁/271 |

# 目录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三章 | 反戈一击/285 | 第三十四章 | 早生贵子/424 |
| 第二十四章 | 疯犬奇案/298 | 第三十五章 | 八宝联春/436 |
| 第二十五章 | 灭门惨案/310 | 第三十六章 | 诚岛岛主/448 |
| 第二十六章 | 无齿之徒/322 | 第三十七章 | 似水流年/461 |
| 第二十七章 | 贤妃青鸾/334 | 第三十八章 | 山雨欲来/473 |
| 第二十八章 | 赵氏孤儿/347 | 第三十九章 | 图穷匕见/486 |
| 第二十九章 | 百雀临天/360 | 第四十章  | 内弼一星/499 |
| 第三十章  | 日敬毋治/373 | 第四十一章 | 还都建阳/512 |
| 第三十一章 | 螭吻机关/386 | 第四十二章 | 李代桃僵/524 |
| 第三十二章 | 鸠占鹊巢/398 | 第四十三章 | 亡命天涯/536 |
| 第三十三章 | 开阳重宝/411 | 第四十四章 | 明月入庐/548 |
|       |          | 后记    | 561      |



## 第一章 无头奇案

宣德十年，夏，旧都建阳。

火日当天，流金铄石。时至小暑，风流熏闷，尘土浮扬，直燥得人眼前都能恍惚生出白雾来。时日正值长平侯韩雄信新纳的九夫人生辰，侯府请了著名的吴门梨园来唱堂会。

这韩侯爷素行奢靡，极好享乐，当下置巨冰于花厅四处，隔一卷纱帘，揽着衣饰清凉的妖姬靓女品酒赏戏。是夜吴家班唱完常规庆生戏《玉枚记》《红香曲》后，便是九夫人亲点的吴老板独步天下之拿手曲目——《紫云曲》。

这场戏的绝妙之处不在于戏子如何身姿摇曳、眼波多情、唱腔华丽，而是当戏文行到唐明皇游月宫时，仙乐刚刚缥缈奏起，突然间黑幔铺天盖下！一时间场内火柱俱黯，昏蒙难辨，随着舞者手起剑落，一声霹雳之响过后，那黑幔飞速吊起，露出一轮圆月，驾着五色云气，映着嫦娥、吴刚还有桂树下捣药的白兔。观者刚想瞧个仔细，却被随风飘来的轻纱帷幕隔住了视线，几颗晨星缓缓自内中升腾，十几位宫娥手携明灯，踏在薄雾中低吟浅唱，在黑幔的掩衬下忽隐忽现，似仙似灵，如迷幻梦界。台下众人皆直身仰颈，呆滞静场，片刻，方齐齐暴喝叫好！这真幻难分、光怪陆离的场景，怕是唐明皇在世也要震惊得目瞪口呆了吧？

九夫人得意地掩口轻笑，能砸银子点得起这出戏的人家，恐怕整个建阳城也多不过一只巴掌去。她在侯爷心中的地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九夫人媚波流转，瞥向了

身旁的韩雄信，却突然僵住了笑容。她望了望台上焚脂销金的仙境，又难以置信地冲着左首尊位眨了眨眼，在失声尖叫前还没忘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——好痛！是真的!!!

韩侯爷的脑袋怎么不见了！这男人整个身躯斜靠在鹿角圈椅之上，可首级之处却是空的！

整整三日，建阳城渝阳湖滨以凉食著称的齐云楼客满为患。三层酒楼被前来观湖纳凉的食客挤得满满的，浸好的浮瓜沉李不到半日便全部沽空。雪泡梅花酒、凉水荔枝膏、冰镇珍珠汁、冰调雪藕丝更是不时断货告罄。茶馆酒肆本就是坊间传闻集散之地，尤其是最近，建阳城诸事不断，长平侯在饮宴中诡异地丢了脑袋，凶手刀法干净利落且来去毫无声息，肃政按察司亲自带队去查了数日，也没断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最后只得搬来了京城的六扇门。

除了大事，守着胭脂沉香的金水河和奢华旧都的名号，建阳从来就不缺香艳的话题。今年的金水河花魁大赛，京城炙手可热的五军都督府都有公子前来捧场，可谓是盛况空前，令坊间万分期待。话题一扯到女人，气氛便浓厚了起来，刚想离席的酒客重新坐了回来。一时间，只有进门客没有出门客，掌柜无奈之下，只得吩咐小厮将“客满致歉”的水牌高高挂出。

可是，偏偏就有不信邪的人。酉时初刻，一位衣饰讲究的年轻公子信步迈了进来。“对不住了，客官。今日告罄，请明日再来。”门口小厮身形一弯，好言婉拒之。不想这位公子却置若罔闻，他越过阻拦，径直向前柜走去。“客官！”小厮想回身拉他，手却在按住那人臂膀的一瞬突然闪空！一愣之后，那公子已走到了柜面之前。

他缓缓地摘下了头上的凉帽，露出了一张丰神绝世的俏脸。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白面朱唇，光彩照人，尤其是那双剪水横波，流转间瞳人欲活，似湖面上突然刮进了一阵清风，将人心头堆积的浮躁顷刻安抚平复。美则美矣，就是那扫来的目光过于清冷尖锐，令人观之难生亲切。

“哪位是掌柜？”他打量着柜内一众人等，低低地开了口。这声音不粗不细，倒是寻常得很。

掌柜的在内呆滞了片刻，目光在注视到那少年颈部微突的喉结才回过了神来，“在下便是，请问公子何事？”

“明日一早出船，无需人随。可有？”那少年劈手抛来两锭整银。银子在柜面上



骨碌转了几翻，掌柜的忙伸手按住——凉，沁人心脾的凉意透过掌心传递而上。这少年随身钱囊之物，竟如同沉入深井之中的瓜果小食，一丝暖意也无。他是人，还是？掌柜的一时有些冷汗迭冒，“有！好船。”再抬头时，那少年已经飘然离去。

是日黄昏，突得天公作美。乌云急涌，雷声轰轰，电闪光亮间暴雨瓢泼而下。这场急雨竟夙夜未停，直下得屋脊生烟，坑壑成河，将建阳城素日的鼓噪浮嚣冲刷得淋漓酣畅。翌日清晨，风住天晴，登高观之，栖霞山、鹰翼山重峦叠峰，葱茏蜿蜒；渝阳湖云影波光，群鸟翱翔，上下天光，横无际涯，真是一个绝好天气。

“公子，昨晚上我还想，这暴雨不停怎能出船呢？”掌柜的一边吩咐小厮搭上登船木板，一边不停地啰嗦着，“也是该着公子运气好，雨该停的时候就停了！船家们都说是龙王令啊！您这一趟，定是拜仙得道，求财得金……”却不想，一锭整银突然出现在他眼前，一只胜过女子的纤纤玉手一闪而过。

“银乞。船归我了。”那少年冷言登船，用佩剑砍了缆绳，自顾摇舟而去。

掌柜的见少年身无他物，心甚疑惑。当下登齐云楼细细观来，只见一碧万顷的湖面上，迎着朝日，那一叶扁舟孤寂地向天际划去。所至极目之处，数座岛屿隐约而见。“又是个做梦求仙的傻子……”掌柜的不屑地撇嘴，当下美美地将银子收入囊中，哼着小曲忙活去了。

世之仙岛，相传为蓬莱、瀛洲、方丈三座。自本朝来，或为终南菊隐，或为欺世沽名，竟有闲人专在浩瀚的渝阳湖中选了零星孤岛离群散居，自封谪仙。非兵匪，非盗寇，官府也无意管制，一来二去，此地竟渐渐成了隐士聚集的气候。其中最出名之岛，单名一个“诚”字。少年此行，正为此往。

不消一个时辰，少年便飞身上岸，弃船登岛。岸石高凸之上，端坐一垂垂老者，正专注整理着手中的渔网。少年越上岸石，在七步之内停身抱拳，“晚辈拜见岛主。”

“老夫好像不认得你。”老者没有转头，还在专心地摆弄着他的渔网，“非请自来，可知本岛的规矩？”

“知道。”那少年淡笑接话，“晚辈怀‘诚’心来求，光明坦荡。”

老者缓缓瞥了一眼，那毡帽下的浑浊双眸如古井之水，此刻半分波澜也无，“小子，欲求老夫何事啊？”

“晚辈想知道，”那少年出言利落，话语干脆，“后日您给暗人之比出的最后一



题，是什么？”

老者闻言一愣，稍后趣意十足地笑了，“小子，有胆量。”他微微颌首，“可是，你惦记得太多了吧？那可是女细作之比。”他突地转过身来，伸出了干枯的两节手指，“手腕给我。”

少年面色一滞，但顷刻后还是走去摊开手腕，长跪于老者座下。老者将手指轻轻按在少年经脉之上，初闭目无言，后却微微拧起了眉头。

“你是赵真的人？”一问。

“是。”一答。

“来这儿求题，觉得有可能吗？”二问。

“不来，才是绝无可能。”二答。

“用这样旁门左道的招数窃题作弊，就不怕赵真知道了罚你？”三问。

“怎样赢，都叫赢。暗人的信条——只重结果，不问过程。”三答。

老者收了手，缓缓抬起了浑浊的双眸，“你的心，在发慌呢。”他淡淡地笑了。

下一瞬，少年突觉头顶一震，竟是什么暗器将自己的发冠击裂，一头乌墨秀发顿时如瀑布般散了下来！少年心下一惊，想这四面隔空环水，并无所倚，谁人在何处竟能将暗器发得如此精准？下一瞬，他手臂一缩，想取靴中兵刃擒贼擒王，却不想颈间一麻，又有一金针径直刺中了颈后麻穴！

“身藏利器，心怀不轨。女扮男装，信口雌黄。”老者但笑却纹丝不动，“丫头，你如何担当得起一个‘诚’字？坏了本岛的规矩，自取死路，也怪不得老夫无情啊。”

“慢着！”那男装少女见势不妙，高声喊了起来，“所谓‘诚’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！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晚辈率真而言，没有逆心诳语！”

听得如此诡辩，老者的笑意更浓了，“好！将歪理说得引经据典、理直气壮，老夫喜欢。”他慢慢起了身，似来了兴致，仔细端详起眼前的少女来，“毋自欺？那丫头啊，你本是婊娟之身，为何假男装而来？”

“岛主，小女奉命常年就是如此装扮，”那少女干笑道，“且您之前并未问起，小女也不算是诳人。”

“别说，赵真这小子还挺会选人。”老者出手拔去了她颈后的金针，“你这干瘦的喉结，还真能欺骗了世人去。不过可惜啊丫头，不是从小练就的男身。否则，除去你内中疑虑之破绽，几可乱真啊。”他缓缓地坐下身子，重新开口询问起来，“丫头，赵真让你扮了几年男人？”



“三年。”少女活动着脖颈乖乖作答。想在这个岛上求东西，必须得遵着这老头的规矩，说实话、哄他高兴才是王道。

“是你要参加后日的细作比试吗？”老者眯起了双眼。

“不是。”少女断然否之，“我只是不想让一个人赢。”

老者闻言有些惊诧，他凝视着眼前坦荡的少女，又将视线缓缓地移到了碧波荡漾的水面之上，无声地笑了。

“丫头，看到老夫的网了吗？”他突然移开了话题，“去，仔细瞧瞧去。”

少女闻言很是疑惑，侧身望去，不由愣住了。只见一张怪异的大网铺张于岸石之上，上端嵌着鱼浮，下端包着沙石。整个渔网严实细密且布阵诡秘，两端形成一个回字形，在几个角落里还用丝线纠缠成困鱼的口袋。

“这是老夫用八卦迷魂阵法制成的渔网。”老者扬手撒网入水，言语间很是自得，“入网之鱼被此迷魂阵一围，大都心慌意乱，仓皇逃窜，最终免不了筋疲力尽，束手就擒。”

少女很是钦佩地望了一眼老者，捕个鱼还用上了易经八卦阵法，不愧是连赵真都要青睐相求的隐士。

“此网，老夫取名‘迷魂网’。”老者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少女的黑眸，“老夫一日只清晨撒网一回，黄昏方收网。一日之中，所围之鱼若能逃脱，便逃脱去吧；若至黄昏，还困在此网之内，便是愚笨之物，该死之鱼。唉，老夫只得劳神劳力，代上天灭绝之了。”

“岛主让晚辈大开眼界，”少女言语恭顺，心里却颇有微词，“能从此等网中逃脱之鱼，应当算得上是鱼龙精了。”她干笑着讽刺附和，这样诡异必杀的天罗地网，哪有鱼能逃脱得出去？还说她讲歪理理直气壮呢，这个老头更是如此！夺鱼性命还姿态高昂、义正词严，怪不得适才那番强词夺理的言辞对其胃口呢。

“物竞天择，胜者为王嘛。”老者阴阴地笑了，“丫头，来。明日之题，老夫告诉你。”

少女蓦然愣住了，得来如此容易？她一时间有些头脑发木。

“最后一题是联对。赵真还怪我出得难，今日见到你，老夫倒觉得出得过易了。如今的细作啊，还真不能小觑。”老者伸指在岸石上比划开来。

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少女缓缓随读，心下微松了口气。

“不难吧？”老者笑了，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少女并不正面作答，当下胸有

成竹地拱手道谢，“前后呼应，确是不难。谢岛主赐题，晚辈告辞！”

“不必谢。”那老者笑得很有深意，“等你活着出岛后，再谢老夫不迟。”

少女的笑容顷刻尴尬地僵在秀丽的面庞上，“你！您……‘诚’岛的规矩，可没有此项！”她瞪目高喊着。

“老夫可是为你好！”老者很认真地瞪了回去，“否则，就算你今日从我这儿囫圇回去了，也活不过十载光阴！”

少女愣住了。她活不过十年？这什么意思？

“日服毒物，尚不自知啊。”老者瞧着她的神色，嘿嘿地笑了，“不过算你走运，今儿遇到了心情很好的老夫。老夫可以破例出手救你一命。但在出手前，总得确认下，你值不值得老夫如此吧？”

“岛主，诚不欺人！”少女冷冷开了口，这老家伙做什么都有高尚的借口，“要杀要刚直说，别欺世盗名地玩什么花样！”

“丫头，在此岛之中，老夫绝不说谎话，”老者面庞严肃得很，“毒在你自己身上，是真是假，你若能活下来日后早晚会清楚的。老夫此时也无需口舌解释，今儿，就跟你赌个生死玩玩：老夫有一张专为人设计的‘迷魂网’，就用你的性命做注，和鱼一样，天黑之前你若出不去，就不差这十年了，提前去极乐吧；但你若能逃得出去，老夫就赐你解毒圣物，延你整整半生阳寿，如何？好买卖啊，只赚不赔吧？”

“我不赌。”少女干脆地拒绝了。

“不行。”老者摇头的神情如同一个天真的老顽童，“寂寞许久，老夫好不容易提起这份兴致来了，这大礼是非要送了，丫头你不收也得收！”一个响指过后，老者突然被两位隔空出现的青衣人架了开去，下一瞬，空中突然撒下了一张大网！铺天盖地，上天入湖，将少女罩得死死的。

“丫头，天黑之前可一定要走出这八卦迷魂网啊！”老者得意地嬉笑着，“既然你熟读《大学》，老夫就多说两句，‘修身在正其心者’，这网里面很有趣的，你好好玩去吧！”

“岛主！我没时间陪你玩，我有急事要赶回去！哎，真有急事！”少女见势不妙，赶忙跺脚高喊着。

“老夫此生最讨厌蠢货！鱼如此，人更是如此！丫头，我可看好你啊，别让老夫失望啊！”老者哈哈大笑隐没身形，只留下回音经久不散，飘荡在空旷的湖面上……



不就是破一个迷阵吗？少女愤愤地抽出了腰间软剑。若论暗人之间的比试，她在赵府大院内还从未输过。当下她平心静气，念着易经口诀，分别向乾、坤、震、巽、离、坎、兑、艮八位刺去。可是，那网却似长了眼睛，如影随形地绕着她的身体，稍有不慎，便会被吸入死角！她自恃轻功不错，此时却也无计可施，上天入地，这诡异的网无处不在，且毫无漏洞可寻！

时辰，一刻一刻地过去了。屡次冲阵均无功而返的少女又是懊恼，又是烦闷。这迷魂网仿佛丝毫破绽也没有，再耽搁下去，就误了回府的时辰了！赵真若是知道了她私自行动……少女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。

赵真说得对，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可今日，少女才算是真切地见识了，受教了，服气了。她以为这老头就是一沽名钓誉的穷酸隐士，可谁知仙岛上真是藏龙卧虎！赵真说得没错，为朝廷豢养暗人的赵府大院不过就是一口深井，她再出众，也不过是深井中一只个头最大的青蛙。可是，这青蛙刚刚顿悟，就要迎来末日吗？

生为暗人，她从不畏死，可今日若要她赴死，却凭空多了份不甘心，且极度不甘心。

那老者说她“日”服毒物，且活不过十年。这是真是假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少女回忆着自己的日常举止，陷入了沉思。“日”服毒物？她头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难道是……不，不可能吧？她强制镇静了烦闷的心绪，她怎么能怀疑他呢？！不不不，还是赶紧心无旁骛吧，还是赶紧想想眼前之事吧。

破除疑惑的第一步，就是如何离开这古怪的诚岛。离开这里，才有探明一切的机会！

少女静下心来，盘膝而坐。

“修身在正其心者”，是那老者临行前留下的话。《大学》所云，“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……”正是说，要端正心思，心有愤怒不可，有恐惧不可，有喜好不可，有忧虑不可。那些无用的情绪，只能让人陷入蒙蔽、冲动、无知的魔障。

正心，再正心。少女平缓气息，缓缓抬眼，望向了水天一色的湖面。

再高明的阵法，也会有破绽。这迷魂阵的破绽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
水下，突有鱼群入网。一时间水花激荡，碧波乱窜。

定是鱼群在其中莽撞突围，可是，任是如何挣扎，在强悍的八卦迷魂阵之下，终成徒劳。慢慢地，少女注意到了一条与众不同、特立独行的大鱼，它在数次撞网不得出之后，并没有和同伴一般继续盲目胡闯，竟停了下来，静静地悬浮在了水面之下。

这鱼，在思考呢……岸上的少女有些感同身受。

那鱼消停片刻，竟突然不再悬浮，摆尾，跃出了水面！如此，身子在空中扭动，入水，再跃！入水，再跃！向着同一个方向，它步步于水面之上平移！终于，在数次跳跃之后，它逃出了八卦迷魂网的疆界！一个神龙摆尾，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了茫茫碧波之中。

少女豁然开朗。这是只绝顶聪明的鱼龙精啊！它提点了她，它救了她一命！

她果断地自岸石跃入了湖中！鱼之出水，若人之入水，置之死地而生路现，这是她捡来的破阵之法——水下，一定有出网之路！

她用靴中的匕首轻松地割断了水中那张捕鱼的八卦网，既然鱼救了她，她也报恩救鱼！牢笼一破，鱼群仓皇地从水中为她撒下的捕人网缝隙钻过，顷刻消失无迹。少女吸了口气，奋力向水底扎去！可是，她低估了这迷魂网在水下的深度，她扎了两次，竟还是没有看到网的边界！

少女浮出水面，沉重地喘息着，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她审视着自己的一身湿衣——这绸缎轻纱，经水一浸泡就变得如铅铁般沉重负累，这些夏日薄衣竟成了束缚她在水下伸展手脚的致命枷锁！

逃命要紧，不能管那么多了！她银牙一咬，索性褪去了周身上下的衣裳，近乎赤条条地再次扎入水底！

这次成功了！她终于看到了那迷魂网的边界！少女灵活地游动身躯，快速自网下钻了过去！待蹿出水面，她大口喘息回望着，兴奋地笑了。

如此，她屏气，潜游，如那条鱼一般，认准一个方向，向水下扎猛子，在穿越了八道网界之后，她终于自由了！

来时载她的小船，孤零零地漂荡在湖面之上。一道刺眼的黄符被一硕大光滑的鱼骨钉在了船身之上。

少女游了过去，拔下鱼骨，捏起黄符。

只见八个大字飘扬于纸上：“丫头磨之食之解毒”。

她微微撇了撇嘴角，将鱼骨在散落的湿发中利落地绕了几个弯，当中一插，绾



实簪紧。

“臭老头，我不叫丫头，我叫傅——令——月。”她将黄符扔向水面，蹙眉望向了前方。暗人没有时间追忆过往，因为总有更急迫更重要的事情摆在眼前——

她可以离岛了，但如何登岸？头顶，艳阳高照，夏意正足。可她的周身，只有扮男装所必需的缠胸布条和轻薄内裤蔽体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这近似赤裸的身躯，如何上岸，又怎生回府？

令月愁思满腹地摸着脚踝上捆绑的暗刺，狠狠地定了心思——必须尽快弄来一套可以蔽体的衣物，管它是偷，是抢，还是杀人越货。

可是，时衰鬼弄人。

算来，她已在水中泡了近一个时辰了！

一列官舰，两只画舫，三艘商船……往来此间的竟都是大船！且一个个人多势众，她根本就无法实施打劫！再急，总不能连面都不蒙，光着上去明抢吧？

时至盛夏，正午日光毒辣得很，水面如镜尤甚。令月被日光刺得眼冒金星、头晕眼花，再者长途渡游又是极其耗费体力的事。当下她已是饥肠辘辘，四肢愈来愈不听使唤了——她的体力支撑不了多久了！令月果断地将蔽身的小船推入接天连叶的荷花群中，在密集的荷花群中总有落单的吧？管是男是女，速战速决吧。

可是，现实又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。那些寻常随处可见的采莲女，各自为政放鹰捕鱼的老渔人……全部消失得渺无踪迹！令月细细一想，也是，时下正值正午，谁会冒着这样毒辣的日头出来干活？山穷水尽的她快要抓狂了，再不吃东西，又饿又疲的身躯很快就会在水中抽筋昏厥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，怎么办？食物现在和衣裳一般，也成了当务之急！

湖畔之地，以如今之境遇，想要衣食，只能豁上去冒险了。市井喧闹之地不能去，无遮无挡，且人多眼杂，只有——湖边那些独具匠心、山石泉流的私家园林了！

令月仗着自己的水性好，顶了一片莲叶，慢慢向湖畔达官贵人的别院潜去。李园，张园，梅园……渝阳湖像一条曲折回旋的翡翠丝带，将一个个秀丽精致的私家园林串了起来。令月在水中浮游着，急切地挑选着下手的场所。干脆就这家吧！极度的饥饿令她失去了仔细甄别的耐性，当下以叶遮头，快速向那处别院游去。

一片莲海相隔，将渝阳湖分成了外湖和私家内湖，穿过亭亭如盖的重台莲、洒金莲、并蒂莲、香玉荷，几座别致小桥入得眼帘。或架设，或贴出，或近水，或依

水而建，形态各异。令月自水道游入内院，只见岸上仆从往来，绿草如茵，墨柳如黛。自题写着“小蓬莱”的矮墙漏窗观去，园内香樟、丹桂、紫薇、秀竹遍种，亭台楼榭，叠山泉池，曲径通幽，别有天地。

这是何人的别院？竟比画中仙境都要美上三分，令月边游边叹，建阳竟有如此幽丽所在，今日真算是大开眼界。

过了飞花石拱桥，便是家丁周密护卫下的园林后院了。令月刚游了不一会儿，隔着一道水上高墙，就隐约听到了许多女子嬉闹娇笑的声音。她贴墙细听了一阵儿，并没有男人的声音，像是几个女孩子在沐浴玩耍。全是女人就好办，先抢一身女装也行！令月主意一定，当下细观左右，屏气潜游，灵活地钻过了水下高墙边界。

一墙之隔，便是绿柳掩映下的旖旎美景——七八名赤裸的美貌女子在高树环绕、阴凉蔽日的泉池中开心地戏水玩乐。泉池上飞扬石刻：“美人汤”，岸上再无他人。好机会，没人看守衣裳！令月欣喜不已，偷偷向石边放衣处潜去。借着树梢垂地的遮挡，她随手摸来了一件浅色衣裙，可纱裙刚刚到手，就有一道寒气随水波微动自脑后袭来！

有人偷袭！竟有高手在暗中潜伏护卫这一群沐浴的女子！令月顷刻发现了局势的诡异，当下顺势抛出手中的纱裙为障，随着刀锋被阻、割绸裂锦的沉闷声响，她迅速倒入水中。她身不着寸缕，在水中的优势不言而喻，两人同时在水底旋身相击，自然是她先将踝中暗刺顶在了来者咽喉！

“婉兮？”待钻出水面的令月瞧见眼前这张明眸皓齿的俏脸时，着实愣住了。

“令月？”那尖锋在喉的杏核眼美人惊愕之情更甚，“你怎么来了？！”她身形一闪，赶紧拖令月隐入暗处，“我记得这次任务没你啊？真二爷什么时候改指令了？”她疑惑地连声追问着，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冤家路窄。狭路相逢的，往往都是最不愿遇见的人。令月叹了口气，闷闷从水中捞起被刀锋割坏的衣裳。

这美人名唤杨婉兮，与令月一样，也是赵家大院里训练的暗人。婉兮不仅生得漂亮，人也聪明。令月觉得在大院里配做自己对手的，也只有这个婉兮了。这本来没什么，暗人之间若棋逢对手、旗鼓相当，更是多了种惺惺相惜、伯牙子期的情愫。可是这三年来，大院的主人赵真，竟特别青睐起婉兮来。所有外派历练的机会、风光露脸的大比，都是全力抬捧这位乖巧伶俐的杨细作。反之，她傅令月却被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给悲惨地清理出局，变相雪藏了。赵真说，为了日后的任务，



她必须要学做几年男人。赵真的话就是细作的圣旨，如此，她傅令月只能每日耗在私塾，生生与大院白日里的训练比试彻底绝缘了……

为什么，同人不同命？令月一直就想不通。赵真怎会如此偏心？！按理说，她还是赵真偷偷弄进大院的人呢，她跟着他长大，是他的私心、他的秘密；来大院后，她也很争气啊，所有的训练比试都是力拔头筹。在赵真心中，她应该和他手下那些细作暗人不一样啊，可好事为什么总要关照别人？她不敢去质问赵真，只能在暗地里帮助另外的女细作给婉兮颜色看。不知怎么，她就是想看到婉兮输。只要能让她输掉，她多累、多难，付出再多都开心。

后日的女细作之比，是令月最大的怨念。此比关系甚大，是大院所有女细作学成出山的唯一正式途径。比试的胜者就可以自由了，可以离开大院了，就是拿着朝廷俸禄的堂堂暗卫了！这样好的机会，赵真却不准她参加，理由还是那样可笑，为了日后什么任务，她得去做男人……不让她参加，不就摆明了将机会送给杨婉兮？凭什么，婉兮就这样好运？令月不舒服，心里极度不舒服。

三年了，她做了三年男人了。若不是她天性聪明，傍晚回府后自行揣摩偷学暗人白日的功课，今日与婉兮交手，她怎么可能胜得过？她见到那张明艳动人、志得意满、春风得意的俏脸就来气！这一次私探诚岛，她就是不想让婉兮赢！对，她宁可看着别人自由，也不愿看着婉兮自由！

“不该问的不要问。”令月的脸色一贯冷清，她抖动着手中的衣裳，片片零落，惨不忍睹，已没法穿出门了。都怪这讨厌的杨婉兮！

“你能来，我又如何不能来？”这下她更没什么好声气了。

婉兮早习惯了令月的说话方式，她自得一笑，上下打量了一番令月狼狈的打扮，挑眉轻语道：“我猜啊，一定不是真二爷派你来的。哎，我们在这儿可有大任务啊，你可千万小心，别捅出娄子哦，否则，二爷肯定请你过香堂……”

“你还是多关心下自己吧。”令月冷冷地斜了她一眼，“后日就大比了，你不好好练功，还出来抢风头。我预感啊，你输的可能性很大啊。”

“那个庞潇潇？”婉兮不屑地笑了，“我从来就没把那个蠢女当做过对手。”她突然严肃地瞪向了令月，“若不是每次你在暗中使诈助她，我……”

“我暗中助她？你抓到现行了吗？”令月截住了话，正色数落着，“婉兮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二爷平生最讨厌的，就是为失败找借口。”

“哼。”婉兮低低地笑了，“可这次我不怕。这回是京里五军都督府来人裁决，要封场的。谅你纵有三头六臂，怕届时也爱莫能助了。唉……”她拖着甜腻的声



音，得意地挑逗着令月，“管他输赢呢，但毕竟是次可以自由的机会啊，机会宝贵啊，我知足了。”

“放心，我不会舍得让你离开的。”令月面无表情地缠上了破烂的薄纱，现在，这恐怕不能再叫衣裳了，但有料蔽体总比纯光着要强。她亲热地拍着婉兮的肩膀，“你若走了，那些蠢货谁配和我较量啊，我迟早要寂寞死。”

“小姐，前庭有……”泉池边上突然传来了恭敬的女声，向池中沐浴之人轻声禀告着什么。

“你自求多福吧，我得赶紧过去护着！”婉兮蓦然肃了脸，“我可警告你啊，这里面水深着呢，没有命令千万别乱来啊！”

“哎！”令月赶紧拉住了她，刚才光斗嘴去了，差点忘了正事。“哪里有吃食？越近越好！”这当务之急都没解决呢！

婉兮着急要走，随手向后排院落一指，“烟雨阁肯定留了些点心，不过——”谁知令月比她还急，这话未听完，便飞速闪没了踪影。

烟雨阁，就坐落于美人汤后的院落之中。红墙绿瓦，隐藏在绿树婆娑、密林浓阴之间，宁谧得很。四顾无人，令月小心推开红门，蹑手蹑脚地潜入房中。

房内很静，很凉爽。靠窗的案台之上，摆满了一盘盘撒子、麻花之类的寒具，还有合意饼、甜蜜饯、香芙糕……她快速拿起闻了一下，确定无毒后飞速大快朵颐起来。其实，关键时刻还是有自己人好，哪怕是个整日争斗的。令月一边吃一边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，吃的问题解决了，可穿还是难题，这身残破的薄纱比裸身强不到哪儿去，断不能公然上街行走，得赶紧到哪儿抢件男人的衣袍去……

“谁?!”突然，寂静的屋内冒出一声男人的低喝！